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八第五十

王恕彭韶林俊列傳第二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累爲令擢知揚州府歲再饑上疏再請賑不待報而先發民不至後時而殍立書院以教郡中之少年子弟而延文學行誼之士爲之師太守以間授行召諸生講說人文大振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諸郡流民內艱不聽終制以左

副起撫河南蝗蝻傷稼疏請止營運崇儉約以回天意上爲蠲賦有差遷南京刑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外艱制終起南京戶部再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者左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阯而鎭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至中貴人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以玉帶龍衣與裝玩好徃謁安南王黎灝請與其國互市王報以異寶生金犀角象牙等物恕遣巡騎遮景于道獲之飛章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能亟使使乘驛以黃鸚武進媚上求免罪恕復上章極言明

王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戕且言昔日交趾以鎮守非人一方陷沒騰衝啓釁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是年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參贊南京守備徃返衣書各一裒明年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已同事者不便恕而適有與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廵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民瘼

首以畿郡官田之賦大重奏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周行賑貸貧民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人頌之以為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兩人而已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綱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帝王之學貴知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汙清覽而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齎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搜括富人財貨殆盡而官府供億亦不

贊恕列其罪狀上之請乞置憲難保之天命割恩懷奪之小人正法典安人心詔械敬還下錦衣獄戍其黨十八人斬臣于市尋復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奮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滿九載加太子少保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蠹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獄都督府經歷張黼救俊併逮讁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

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嘗不宜罪乞復俊等以勵忠直停建寺以理兵荒不報會星變與芳諸人懼乃乞還俊黼官南京恕忠懇獲上信凢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謡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中 上諭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年老請致仕附批坐恕救饑無策亦年老無爲落太子少保以

尚書致仕工部主事王純上言曰昔莊助論汲黯于漢
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
遇事敢言者亡踰恕妄意以恕爲社稷臣一朝去位群
臣驚駭莫知其由乞賜召還以厭人望上怒純出位妄
言杖之恕歸名益重臺諫推薦無虛月孝宗即位召還
爲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詆恕且老而
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上曰朕用蹇義
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若有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
上新政方倚重諸老成特信任恕因上言正統以來每

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耳目於左右而左右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上褒納

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諸內臣復多陳乞恕執不可

上輙異辭報罷時劉吉當國言官論列必首稱恕而指

斥吉故深恨諸言官而嫉恕逾甚會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訐吉票綰等盡謫而琮獨留恕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報恕所欲薦用吉必從中撓之所欲擯斥吉必曲為解免恕欲有所匡正吉往往務相反以至甚臺諫交章入以為老臣言宜聽乃得請幸上深信恕而太監懷恩素稱恕賢常得在上左右吉讒故不得入而恕在銓臺一切佻倖悉裁抑而多扼於吉累疏求退上輒溫旨慰留滿三載授光祿大夫柱國上念恕老臣風雨雪免朝後一歲上亦罷吉去先是右都御

史秦紘札總兵安遠侯柳景爲景誣與俱罷恕奏起爲南京戸部尚書中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高祿壽寧侯親也恕不奉旨其持正多類此六年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多上用學士丘濬言留用九十餘人已而言官拾遺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以聞旨不允恕疑濬沮之力求去上慰留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

恕省詳恕不懌意文泰受之潛疏辯乞究主使之人上
下文泰獄獄具謂文泰嘗謁潛語恕傳潛謂此沽直語
君也上問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遂論恕上爲左文
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傳草潛不究恕意不能
平後疏辯上不聽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許之
命乘傳歸月廩二石歲夫二人不賜勑家居十三年而
正德改元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齎手勑牢醴綵幣存
問益月廩歲夫褒諭之恕疏謝陳數事又三年卒年九
十有三恕啜食兼數人至其口而小噦已閉戶獨坐忽

有聲若雷白氣瀰漫入視之瞑矣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爲太宰將子從三原來省白騎一騾途中有司不聞也少子承裕弘治六年進士正德中瑾用事以給事中上書罰米三百石輸邊官至南京戶部尚書恕年八十猶考論著述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承裕釋褐即歸養恕語之曰汝宜靜覽群書參歷世務庶可他日得實用耳承裕亦有學行不墮其家聲

諭曰王三原望重朝堂孝宗聖主猶以齟齬終歸

使然耶或曰三原去瑣山有力焉夫小人借於君子之言以自文往往有之人自不見其睫何乃罪口齒哉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也天順元年進士爲刑部成化初疏論壽寧侯兄張岐不當以外戚陞僉都御史協理院事下詔獄給事中毛弘論救得釋長寧伯周彧冒賜額併民田上遣韶偕步之韶令其定繞田開溝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使馮讙收債於薛讙頓折券矯賜薛人漢景帝遣田叔按梁王田叔悉燒獄辭還報今其定田祖宗來予民開種即爲恒產不復堪科以勸力農

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不能丈田之罪僕下詔獄言官交論救上諒其無他釋之然自是貴戚陳請上不復聽星變韶陳初政漸不克終四事不報成化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轉按察使十四年陞廣東布政使首薦陳白沙于朝曰國以仁賢為寶臣材德不及獻章遠甚猶叨厚祿獻章醇儒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為善之寶上召獻章翰林檢討時鎮守太監顧恒市舶太監韋眷珠池監丞黃[illegible]太監梁芳弟錦衣衛鎮撫梁[illegible]皆藉貢獻騷動廣東韶所[illegible]章劾請停罷因言國

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徵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庶反有不及何哉以生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官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蕃衍親踈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則度牒日增矣初營造有節今內府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亦度侈靡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

情皆好奇巧矣凡此皆所以啓財貨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為計况又更多名色端而益以雜用何以善後哉疏入上不喜於是諸中貴爭中傷轉謂貴倖類非一條何者誠許韶遂乞乞喬旨韶曰世之為上者者往學公遂名又安肯借打制同於公守之前以承史官韶居四川九月冢宰尹旻薦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踰年召為大理卿尋奉內旨以原秩巡撫順天韶在江南數與鎮守內臣忤以故不得從入孝宗即位乃召還為刑部右侍郎尋兼右僉都御史奉勅清

理浙江鹽法詔見竈戶小民破屋茅簷衣不蔽體洒淋訪
著不似人形乃倣鄭俠流民圖繪諸苦狀分爲八圖圖
系之詩還朝𢧐之進吏部左侍郎將任二府爲冢宰詔
佐之俾路悉爲杜塞弘治三年星變詔諸大臣言政事
闕失詔言內臣言輕重能爲人禍福望折其氣以服其
心職務歸於有司威福必由上出午朝祖宗勤政之典
乞師其　　有大陞除大災異大邊報大
工程囚犯悉於御前評議可否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
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且可率群臣興事而單

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上嘉納四年陞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姦贓鉅萬景以有挾破法擠紘紘詔覈抵景於法褫其爵景贓僅入八百兩降古鐫免詔古陞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闕自便景贓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出鎮矣奸回藉口良善辭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在部二年致仕嘗簡所知曰抵家半載輒卯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豫可善其後而臧否皆哉

居平好學雖在官署時常紬閱經史學識醇正以是敬
歷中外不肯阿狥行峻言危群小遇之動相牴牾即眉
山宜興二柄要皆不樂其為人而與王三原何椒丘孝
宗時稱三大老韶與白沙論學曰聖人之道體用具而
已孔子論士以行已有恥使命不辱為先修孝弟謹言
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
及修道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物與蓋合內外之道
該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以為學也卒贈太子少保
謚惠安林俊疏言韶謚不副行乞如蕭盛吳訥魏驥等

諡不報

論曰我朝謚典文之謚獨擅之於翰林非翰林而謚爲文者亦多有之不獨吳文恪魏文靖葉文莊已也林俊援之以爲喬新及部請也於二公奚愧焉然喬新不能得之於俊而卒得之於廣昌令肯謂沒世無公論哉故歐陽永叔見詆於蔣之奇而文忠之謚之奇不能奪朱晦翁見詆於胡紘而文公之謚紘不能奪私不勝公群小不能勝君子千百世可俟也夫使惡安爲可易也百世下肯謂無廣昌令乎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刑部署員外郎太監梁芳引僧繼曉以秘術惑上上發帑金數十萬爲造大鎮國永昌寺俊上疏曰臣按僧繼曉本一憸險小人市井亡賴先挾邪術欺誑楚府冒居京師誤蒙聖眷敢復惑亂聖聰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逼遷民居妨國計聖躬日損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繼之者誰乎太監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輔之者輒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營

修如石崇數年間假以進貢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陛下逼勉屈從是畏天下議己以陛下尊醜聲耳臣謂粉梁芳之身不足以償其罪之萬一也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孰視默默可以保位願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蹢躅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忝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廿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

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從孜省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之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惟陛下留神聽覽上大怒下詔獄謫判姚州尋以星變敘復南部孝廟踐祚陞雲南副使四年轉湖廣按察使遇灾疏陳時政不報遂告

歸言官薦起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十三年起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陝西地震上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承漢唐宋宮闈內侍宦官之禍乞裁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時教皇帝在東宮愛與諸宦官游戲俊復上疏曰昔殷武丁為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共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難故能周悉民情為守成令主蓋處境大順驕佚易生今殿下小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況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

尤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踰志學進御大幾正在於此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傅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仿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巏南京光祿少卿楊廉先講讀官致仕副使曹時中淵沖淹雅粹然和氣乞禮致爲宮僚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學行尚古乞令以布衣入侍二人均於勸講宜稱等乞休應時中仍代不許江西盜起轉左僉都御史往巡撫單車深入賊巢撫平之所至宣上德決官邪問民疾苦雖險僻山縣僕必巡及其境樹循獨至寧藩累乞琉璃瓦奏止之請以鄭共叔之

請京堂請勵爲鑒內艱歸陞右副都御史起四川巡撫是時兩川所在皆賊衆至四十餘萬破州縣殺命事吳景俊至仍如前江西故事單車造賊壘招諭賊伏地聽俊撫羅拜謝約降有期矣尋復疑阻俊知其不肯降也督諸路軍分進夾攻之大敗其衆多斬獲然渠魁未得散走復聚流布川陝上命刑部尚書洪鍾出爲總制合滇楚河陝四省兵追勦賊急乃復投降鍾誘其渠魁來見并執其二十八人斬械以聞餘黨大潰俊之用兵上招撫阯殺降與洪鍾議多不合是時宦官用事各遣征剿

必以其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功陞賞俊悉拒絕之有蔡
倖悉之洪鐘既以捷聞加太子少保俊陞右都御史遂
乞致仕詔惡俊者謂盜已平無所事俊內批允之甚者
疏留不報俊去賊黨鄢年不能定鐘亦以言官王綸論
罷去矣俊好摧擊諸內臣川中閹劉瑾伏誅俊即上疏
爲國慶幸且言其先有論瑾疏方討賊未平未即上并
錄以聞而又預以防微杜後爲請曰昔夙汝衞殿閹楊
思昜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也今
賊璠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

獨幸內臣一承也幸一承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
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承也信文武之
臣之如承容不有早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
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聞近日文武大臣有缺二
三內臣猶與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
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壯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
專託瑾而致亂顛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
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
備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

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寵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若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令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固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如其不然宜皆有說弊端未可自我始也伏望陛下法古而爲長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爲戒循用老成禮賢人修復孝宗舊治謹録前奏賊瑾疏並上進號中且陳瑾惡數狀未言瑾對諸臣許臣忠義起臣巡撫臣宜以知巳爲報昔崔洪薦郄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

山薦顏杲卿杲卿討祿山臣不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
公論上報吉詰責曰俊稱奏成於璡亂政之日璡今已
正典刑乃敢進呈懷奸罔罪明矣姑免究俊歸終武宗
之世竟無有起之者肅皇帝入繼大統召爲刑部尚書
時議大禮俊從田閣特疏附閣議留中不下及行司寇
事內臣有不法爲科臣論糾上付司禮監不下法司俊
爭于上曰法立于祖宗守于陛下而奉行于法司
議罪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上曰已
有旨已而太監崔文厮養子李陽鳳犯法當刑工部尚

書趙璜執送刑部就訊文請俊爲陽鳳求免俊不從詔
詰上移獄鎮撫司俊執不發俊言祖宗朝以刑獄付法
司自劉瑾錢寧用事專任鎮撫司爲之爪牙政出多門
盜賊滋起此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復
以小事詘法臣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
敢廢法上怒責令對狀俊因言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
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盜吏狄兼謨繳還詞
頭自古忠臣愛君大抵如是太監崔文乃先朝之漏奸
而左道之作俑也蕩搖主心耕亂言路罪已不容誅茲

復飾詞巧辨脅奪見因謂法司為無人謂祖宗成憲為不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為此輩紛亂人思言矣不敢愛死上優容之復自愬不得職亟欲去未敢已又與上爭免知府郭九皋逮不能得遂乞休上允之復之陛辭也復請於上曰聖明在上朝多君子而臣子將歸之言願賜采納時乞宣召大臣如孝宗故事每事必與堂閣共議而行上嘉之賜酒饌寶鏹以行復起僅踰年遂歸歸二年卒卒後三年明倫大典成以附閣議詔奪故官隆慶改元復刑部尚

書謚貞肅

論曰林俊身事四朝凡所論爭皆從近幸中摩天子逆鱗天子亦每察其悾欵而諒其忠允至其慶幸藝瑾𤣥疏諷指盖猶在張永乃幷陳其論瑾未上之疏近於衒名矣後從田間議大禮徒爲閣臣吠犬堂陛之交巳先自設一藩籬旣出不獲久安於其位奚怪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一

王項余列傳第二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王瓛字廷璧錢塘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元年授監察御史瓛長身貌白皙如冠玉音吐鴻鬯舒徐對宣皇帝常目屬之巡按江西嘗以平反冤獄出數百人死徧郡明從縶漢庶人還上命廷鞫庶人罪嚴詞明徹衎陛閣上心益嘉瓛以爲才特眷注五年山西河南災于耆瓛名授吏部陞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時年僅三十二瓛感上知遇遍歷咨問民疾苦有弊輒剔刷焉政

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爲規式然讓才大機疎遇
事收伴少肯顧入朝議事或風以持一二土物入交際
謙笑而舉手謝曰吾惟兩袖清風而已以是淹九載始
轉左在鎮一十八年不遷正統十三年與戶部王
佐議不合舉參政孫原貞與王來自代言者劾謙任久
擅求代有怨望下法司論繫三月赦出左遷大理寺少
卿山西河南吏民詣闕乞留遂以少卿還撫二鎮又明
年始召入兵部右侍郎是年璫振挾上親征虜尚書鄺
埜從治兵留謙治部事上北狩京師大震將郕王監國

廷臣譁請族振恨不即食其肉錦衣指揮馬順長隨二
內侍皆振黨從王側群臣爭取立捶死郕王懼欲避謙
大臣多趨匿謙獨直前掖王啓王宣諭乃息廷臣於是
人人屬目謙以爲今日之社稷非謙不可與相付者尚
書王直執謙手嘆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百王直
何能爲時鄺埜已沒行陣太后即日陞謙兵部尚書邊
事倥傯訛言日至謙整飭之侍講徐珵緣以占象倡南
遷謙抗言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百官萬姓咸托
于此此而不守去將安之豈不鑒宋南渡之覆轍乎廷

議是之於是始言守備事矣郕王既即大位虛心委焉謙策虜今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請下令分道募兵留漕卒修盔甲部作日蒐乘繕械已而虜擁上行至紫荊關謙恐京通糧粟爲虜資下令募軍民得自運入以多寡受糧歸一二日而盡廠草亦如令聽自取之不盡則焚之盡徙郭外之民入城使清野九門要地分列將帥盡而守之是時石亨以右軍從西寧侯與虜戰陽和敗歸謙愛其材勇復用之比虜至亨請鍵九門避虜鋒謙曰不有戰何以守身自監督諸軍按壘城外

而令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闔門城守上皇在虜我軍
不敢邀一矢虜睨我整而亦不敢輕軼我薊燕邀我人
民出迎駕索金帛犒勞報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
矣虜詗知俄以三千騎趨通州不能得我一粒米散掠
皆空野七日乃奉上皇背遁遯漠上皇移蹕遂發蹤尾
擊虜死徼下萬計上旌謙功加少保謙曰四郊多壘卿
大夫之辱也城下之役但不盟耳何功之有虜去大同
參將許貴乞與虜和謙下勅誚責大勵諸邊鎮戰守其
保定涿易五路爲京師拱衛各衙以重兵監以文大臣

驍將楊俊督之屬即逡巡塞外不得干逞於是始欲歸我太上矣而是時浙賊葉宗留閩賊鄧茂七廣賊黃蕭養三楚之貴竹苗猺處處蜂起軍務旁午變在呼吸謙只畫指授一日而平章者百端入則面陳出則手疏夜分乃罷有不如意輙撫膺忿曰一腔血竟灑何地念京軍四十餘萬冗不可用乃立法簡取十五萬爲團營十二身與總兵官日教練之兵官復推謙功請官謙子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戸謙懇辭不許謙曰臣昔爲子求官自當乞恩若父何必假手兵官而開而衙之恨歟太

子立加太子太傅諭以國事多艱第宅不遑移寓
朝房止以關西一第賜之謙固辭曰國家多事之際豈
臣子安居之日衣無絮帛食無兼味嘗因病上撤尚膳
物賜之下璽書慰問問病使絡繹萬歲山伐竹取瀝和
藥餌眷獨切而廷臣亦以此忌謙矣言官嘗言上柄用
謙過重太監興安語于廷曰諸君第娛樂于公何不爲
朝廷惜人諸君中有不愛錢不愛官不問家計一心體
國如于公者謙識將徐有貞者即前侍講珵所更名也
嘗托謙姻求爲祭酒上薄其人不允有貞疑謙毀之居

亨又與有貞善二人側目事謙謙知柄國久擬危機累
乞骸骨不許及上病亨等奪門迎上皇復位遂風給事中王鎮劾
謙與王文及太監王誠謀盜金符迎立襄王子上下左
都御史蕭維禎廷鞫維禎於謙與文大肆拷掠而竟無
左證有貞曰春秋之法將則必誅竟文致之必死文辨
於謙曰此輩直欲死我耳辯何益獄具上猶豫未忍有
貞首前曰不殺謙等今日事為無名是日謙就東市天
為驟變陰霾蔽空朝野冤之達官朵耳桃謙尸而哭之
收瘞焉時年六十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盔甲袍帶子

兗戍龍門章皇后憐謙忠于社稷有功不賞嗟嘆累日
諭上何不留謙上深悟悔亨薦戶部侍郎陳汝言代謙
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之金帛私爲上上曰于謙任且
久賜賚外無長物陳汝言一歸何多耶枉斧稱地爾好于
謙言亨等低頭不能對未幾西北邊數報急恭順侯吳
瑾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默然是歲有貞亦爲亨
等所間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亦下獄死籍其家茂陵
即位以御史趙敢言赦冕還給還沒產成化二年冕疏
父寃復讓官遣行人致祭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

其忠弘治元年又以給事中孫需言詔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賜額旌功令有司春秋祭焉冕改文資授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太僕少卿應天府尹婿錦衣千戶朱驥先亦連坐戍邊宥還累官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冕無子有族子世杭州衛正千戶奉祠

論曰景帝之易儲也于公不一關其忠或者憾焉君子曰此正留侯所不能得之漢高者也留侯之言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公奈何肯以所不能爭之口

吝而輕與鍾同草綸輩爲先嘗哉曷不觀公當日之世態乎當太上之蒙塵也主我社稷者誰乎國幸有君謙曰吾事吾君而已社稷重則君爲輕而何有於太上蒙氛之未息也謙任之社稷之未定也謙任之太子之宜立不宜立也則太后主之君定之閣臣任之諍臣持之謙何與焉懷獻之立謙曰此吾君之子也吾事之而已烏能使吾君之不子其子而子太上之子也沂王之廢謙曰此太上之子也吾聽之而已吾不能使太上之後爲吾君又惡能使太上之子復爲吾君之子也奪門之

事幸而濟社稷無恙也則太上今日之復爲吾君也濟昔日之爲吾君也設不濟而景帝無恙也夫庸知太上之不爲㬎徐石諸人之不爲逆耶設景帝先不諱而國人思舊君也又庸知太上之反正于大位沂王之反正于東宮也豈出于群小之僥倖而安劉氏者非勃耶社稷不幸而至于奪門王文無憾也竟使忠良頸血猥與共灑東曹君子是以不能不含悲于百世之下矣

王竑字公度河州人也正統四年進士爲人豪儁尚奇氣初授戶科給事中英宗之北狩也竑手捽振黨指揮

馬順首殿上批殺之是時衆心憤鬱甚竑雖失人臣禮而人人踰快於是竑名籍甚公卿間其冬也先擁駕犯都城竑監北城軍虜去陞僉都御史出守居庸關尋病還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明年兼理巡撫江北諸郡巡河御史王竑竑聞其貪淫首劾治之謫戍開平墨吏聞之自遁去會歲災傷引咎自陳上言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渰沒邇者新春風雨連月寒沍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在易否泰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然小

人之行豈懦而已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戇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姦若愚即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奸邪者屏處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已益之工寢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之邪正又必本于聖德之明睿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

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是時徐淮既荒而齊魯河洛之間流徙并至竑殫心力賑救諸廩已空亟欲借貸臨清倉京米有一內臣暨二戶曹主之不肯竑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臣恐貽憂朝廷故急欲借貸公不吾從或致有變請先殺公以謝衆怒吾方請罪朝廷主者遂不復敢言竑乃大發倉儲仍勸富有力家各出米麥錢布之屬分給贍賑撫還復業者五千餘家他境流集安輯者

萬六百餘家其流民病者處以空庾六十楹予醫療治死給棺殯凡葬二千三百有奇上初聞流民來大驚曰饑死吾民矣奈何及竑賑貸疏聞乃大喜曰幸哉有好都御史五年入朝陞左副都御史仍治淮安英宗復辟追責諸殺振黨者謫竑浙江參政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載放歸河州天順五年虜寇河西以舊官起同兵部侍郎白圭出視師虜去還涖淮上徐揚老稚迎舟羅拜歡動數日會旱漕涸一禱而雨茂陵即位召爲兵部尚書三閱月遂請老竑在位正色敢言是時有陳吉世[illegible]遂爭多與爭收竑如議以聞[illegible][illegible]

每有陳議不嫌干儗上嘗持議輒曰未報竑且疏以待或語竑曰自今事有大干礙者公何若不再計耶竑曰干礙更有大此者吾亦不之計也已而嘆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決去而致章二上上許之竑終弟時年二十六門艱八年始授職甫三年起遷內艱僅七年即退退四年復起起又四年告老家居二十三年先後出僅十四年成化末年卒削勛亭兒順時血漬冊陛內臣澣之長史儀銘曰勿澣留為君世鑑也正德中謚莊毅竑與李秉皆一時名碩二人家居竑

抗志發交章出入聖閣博奕諾謙玆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遂細民賦抑不自愛章亦非玆曰所謂大臣者豈在其鄉曲嫌微爲哉章別有傳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也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從英宗北狩陷虜自拔歸步走間道七晝夜達宣府足瘤蔟蔡有數不知也還復爲郎進廣東按察副使轉陝西按察使適歲饑先發倉粟賑濟而後奏報既而內艱陝民赴闕乞留奪情還任明年徵爲大理卿復乞留詔改副都御史巡撫奏疏龍首鄭白二渠利民民

立生祠尸祝之成化三年召還署院事四年而馬鈞陽
征叛逹滿四爲總督身行披堅冒矢石不爲動馬鈞陽
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賊僞約
降邀忠往忠曰不往示之怯也單騎從二卒至賊寨賊
皆羅拜賊本不肯降然終不敢邀留忠賊殺伏羗伯毛
玉勢猖甚會有星孛台斗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忠曰
兵法禁祥去疑昔李成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
正類此兵部尚書程信欲益兵忠曰兵雖多無以爲信
惡其異己而獨內閣知忠必能坐困賊不益兵卒禽滿

四還進右都御史六年大旱荆襄流賊李鬍子倡流民爲亂忠復出爲總督討平之招復流民還業者四十萬人編戶萬二百有奇俘首惡百人獻于朝陳便宜十事上報詔嘉奬進左都御史餘孽未殄仍留忠撫治之荆襄以忠投斬後三十餘年賊不起八年星孛天田省臣言忠濫殺干天和忠再疏白自乞骸骨上降旨慰留召還院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代白圭爲兵部尚書大璫汪直時在西廠肆羅織起大獄閣臣條奏未即允忠倡九卿繼其後乃得罷廠事已直泣訴上前言

此内臣黄賜陳祖生中傷奴上爲逐二内臣南京尋用御史戴縉言還直廠事宜於是得因賜祖生等弁誣忠下廷訊直有近用事人千戶吳綬先從忠在楚軍中挑法忠逐去以是益構忠欲置忠死忠廷辯慷慨不少屈落職去久之諸奸以第敗上乃復忠兵部尚書致仕初忠論奏直時今武選郎中姚璧持疏請冢宰尹旻請曰公六卿之長宜爲首旻滑報直先自解忠去旻謂璧爲思明府同知及直再得志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左都御史李賓戶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方戶部侍郎程

萬里兵部侍郎滕昭遂相繼去萬安爲首相王越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仍掌院事兼提督團營余子俊巡撫陜西召還代忠越不樂辭免提督上不許忠歸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子綬孫錫皆舉進士綬爲江西參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忠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論曰王公廷擊馬順直洩忠良之憤而忘齒馬之誅[illegible][illegible]群小媿奪壯矣哉及欲矯制發倉先斬方命者而後請罪其風槩不減昔賢也若城之役項公力止濟師料

敵誠審後定荆襄搜斬或此其太過大刑數道家所忌豈其以殺止殺乎至有借援濟溺之碑爲友諷者不覩于此公後亂何其能獨除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初授戶部歷爲郎有能名天順四年出爲西安知府西安爲關中會府又三邊孔道先是太守多罷毀不勝任子俊俛爲之城中民病水鹹開新渠以道山泉利民汲民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迅於溉田不便也鑿山開道導灌田千頃括六載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上賜璽書旌異焉成化二

年晉右參政督餉三邊明年晉右布政使土達滿四叉
上以子俊等職在旬宣不能撫綏防範各停俸滿四誅
轉浙江左布政使六閱月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
虜人屯河套數擾邊鎮官內居綏德遣兵出禦每不及
而返子俊行視邊地形勢要害乃議徙鎮榆林請築邊
墻東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
橫截套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得地利焉虜遂不
敢輒渡河我得耕牧套內先是正統中都督王禎始築
榆林城未設衛也於是子俊拓其城使加廣開設榆林

衛立學校以教軍中子弟俗多棄壤教樹藝米與屯田歲得儲糧數萬石教壯士習騎射士敢戰不貫甲虜呼之爲駱駝城不敢近而榆林與寧夏甘肅稱三重鎮云成化九年轉左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仍鎮延綏子俊撫延綏六年復以右都御史移鎮關中天子詔議所以弭盜安民選將練兵之策子俊疏條七事上之著爲令明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子俊方平岷州四族生羌亂錄功加一品俸尋加太子少保陳鉞巡撫遼東附汪直欲征建州夷子俊言建州乃羈縻邊衛祖宗來不

盡以中國治治之既多設官以分其執又開馬市以羈
且縻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弱也治夷之道宜爾也
今建酋罪狀未著遽加以師非祖宗備邊本意議上不
可止及建夷大肆侵掠中官因其攻鉞皆得罪而于俊
亦劾傅則直主之也于俊在邊久知虜情邊臣毋有奏
請于俊從中調度各中機宜但不能不拖於直子俊亦
稍委蛇不甚與抗尋丁母喪去而鉞得代其位十九年
召起爲戶部加太子太保是時王越亦以附直徼功威
寧海子以是虜復大舉入宣大 時守將皆失利上於

是役勦子俊出為宣大總督虜尋退子俊偏游停斬馘虜十餘騎已乃列上利害號衛邊墻如延綏會歲歉宣府撫臣李岳請待豐年詔子俊會議子俊堅以為請上允行之尋有命召還兵部宣府守將受事不如約子俊論劾之以是府怨子俊還下幾役毀左都御史出鎮大同遣人若於趙事盖多飛語為汛撓於是給事中劉昂御史朱欽等交章彈劾子俊取民無度用財不節賦役定制而創為預徵裝有常供而索於額外借瀝進而京儲因以不克急扒運而京民為之騷動當凋敝之餘與

城堡之築專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群情嗟怨上下其章于部洛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子俊去僅一載上復以兵部召還仍加太子太保出未兩月上崩弘治二年二月卒于位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初子俊之築邊墻也怨讟叢興子俊堅持務臻厥成嘗語人曰吾事須俟足到日過似能經久若方始爲之計其時雖似勞費然虜寇絲是日稀榆林一鎮屹爲西北保障及鎮宜大梗於讒忌功亦創而[illegible]止子俊卒後各邊守臣復倣榆林故事大興[illegible]

且權並將金相繼則子俊之功效最著爲百世規至明才
子俊同時有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濬濠築堵綿亘
障有功馬鈞陽巡撫陝西大有名時稱關中三巡撫廷
璋由選舉歷工科給事中至副都御史子俊又嘗具戰
車圖本上請一軍用車五百兩一車用步卒十八行訓
從以爲陋止則橫以爲營衛之進有足之城策不飼之
馬嗣後議邊者又爭言戰車矣

論曰易稱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天之所以限隔
華夷詎不在險哉苟山川有不足順形勢之便補阨塞

之關以扼犬羊之衝斯不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不量力爲非不恤民爲非今奈何懲噎而廢食也子俊無若功然修築之利至于今言守者祖焉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蓋余公之謂矣